

記中國歷史學會第十屆大會

李 霜 青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，中國歷史學會第十屆會員大會，假台北市徐州路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大禮堂舉行。由於國史館長黃季陸先生，望重士林，數百位大專歷史學教授，均冒着風雨，參加盛會。尤當國際局勢風悲日熾，大陸毛匪竄改歷史的今日，與會人士的心情，正如明末東林黨人顧憲成的一副對聯所云：「風聲雨聲讀書聲，聲聲入耳。家事國事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。」

歷史學會理事長黃季陸氏，於九時宣佈開會及簡單致詞後，即由歷史學家黎東方先生作專題演講。講題為：「歷史不僅僅是一種科學」。黎氏首先指出這題目中已有的含意，是「歷史已經是一種科學」。西方十五世紀中葉，才有一位

Lorenzo Valla，被稱為「歷史學考證之父」

。中國西元前第一世紀的漢朝孝成皇帝，可稱為「歷史考證學之祖父」。考證確然已使歷史學成爲一種科學，中國自民國首都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，史語所即向此途徑邁進，頗著成績。但西洋歷史學界，一百多年以來，太注重「求真」，而忽略了「求理」，只知歷史科學的重要，而忽略了歷史哲學的重要。在今天正面臨一個危機，研究題目越來越小，竟致有一位歷史家，去研究英國查爾斯第二時大臣的假髮有多長。歷史研究，越來越支離破碎，……讀歷史書的人，越來越對人類的過去，自己的國家、民族與社會的過去，感到莫名其妙，毫無意義，感覺到人生也毫無意義。自己的存在，純爲一種偶然，因此而很容易

流入迷惘、悲觀、頹廢，甚至放縱之途。

黎東方先生進而指出：歷史學界不幸又在最近與行爲科學派合流。行爲科學派，把人類看作動物，認爲可以用對付動物的方法，亦即威逼利誘的方法，來對付人類。他們認爲科學之中無道德，美其名曰「價值中立化」。他們不相信人類有「意識」(Consciousness)。他們認爲「自由」在理論上不可能，人類一切行爲，只是由外來刺激而引起的生理反應。人沒有選擇的可能，也就沒有自由的可能。這等於說，人人皆富貴可淫，貧賤可移，威武可屈。因此，歷史上沒有大丈夫，沒有英雄，沒有君子。

黎氏認爲：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看法，絕對不肯自降人格，下儕於動物，只知道吃，只知道

傳種，只知道貪生怕死，只知道對外來刺激，作機械性的反應，而缺乏自由選擇，捨生取義的勇氣。

黎氏強調說：中國歷史學界，在今天已經有了經驗，有了力量，夠資格於吸收了西洋的科學方法之後，努力保持中國固有的文以載道之優良的傳統，發揚董狐、孔子、方孝孺……等等若干前輩秉筆直書、褒善貶惡的大無畏精神。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」效法司馬遷，與司馬遷比美。

面對國際道義倫喪，共匪曲解歷史的今天，黎東方氏此種震聳發聵之論，正代表了全體歷史學會會員的心聲，博得熱烈掌聲。

討論提案時，由歷史學家黃大受領銜，及數十位歷史教授簽名提出「請採取適當方法，使大專聯考歷史科命題，仍採用問答題及申論題」之提案。黃大受教授，曾參加美國東方學者大會，且單刀赴會，面斥費正清醜聞自由中國之謬妄。前年大專歷史課程，被別具用心者加以剔除時，黃教授連絡學界，大聲疾呼，不僅粉碎了廢除歷史課程的陰謀；且使中國通史，成爲各學院的必修科目，更增加中國現代史。以其素享衆望之身份，對歷史教育之熱忱，此次再指出「大專聯考，自六十二年度起，所有各科目，不分其內容之性質，屬於思考性者，亦採用測驗題，試行一年，觀察歷史科命題之內容，仍爲記憶性，此非命題

者之不注意思考性，實由於五答案選一之限制。今年聞採用複選題，又陷於評分標準之困擾中。可見其複雜性。」提案中列舉：研習歷史目的，主要在明瞭因果關係。歷史上若干問題，并無定論。歷史事實，常有不同之答案。歷史上之年代、地名、人名，并非固定。均不適合採用測驗題。加之，高中教學以聯考命題爲依據，自採測驗題後，學生純使用記憶力，將歷史知識割裂爲零碎之片斷，對歷史因果關係，全無瞭解，非惟無以達成歷史教學之功用，又從何能發揚民族精神？且公私立高中校長會議，對歷史、三民主義

等科，已主張大專聯考應採用問答題及申論題。六十二學年度聯招研究小組之檢討意見中，已指出：國文、三民主義及歷史三科試題，流於支離破碎，難以測出考生綜合能力及了解程度，未見理想。因之，聯招小組也建議：一、歷史科爲避免學生死背書本，宜減少記憶性題目，增加思考、推理性題目。二、有關啓發愛國思想，分析史實，及綜合比較性之試題，均宜酌增。三、歷史科命題方式，應以測驗題爲主，問答題爲輔，除維持原有五十個測驗題外，請酌增百分之三十問答題。四、請考慮增設多重選擇題，使試題更有深度。從黃大受教授等的提案及聯招小組的意見比較對照來看，真是「智者所見皆同」了。

臨時動議中，歷史學會的一項偉大任務誕生了。黃大受教授等提議：西方重要國家之歷史學

界，多有本國歷史大系之編纂，我歷史學會，亦應採取其方法，進行編纂中國歷史大系或全書，以對中國歷史文化，負起宏揚與繼承之大責。這一動議，也迅即博得全場鼓掌通過。

大會至十二時，選出第十屆理事。由黃季陸、李守孔、黎東方、楊家駱、李符桐、黃大受、宋晞、高亞偉、李樹桐、傅樂成、張其陶、方豪、錢穆、楊雲萍等二十七人當選理事。沈剛伯、杜元載、陶希聖、蕭一山、蔣復璁等九人當選監事。

中午由國史館黃季陸館長，與黨史會杜元載主任，假台北市濟南路商品檢驗局福利餐廳，邀約全體會員聚餐。

下午，在臺灣大學法學院，分組宣讀論文，計分爲：由楊家駱主持之魏晉南北朝史組、李符桐主持之宋遼史組、楊雲萍主持之元明史組、黃大受主持之近代現代史組、宋晞主持之史學組等五組。提出論文二十多篇，要目計有：向啓民之魏晉南北朝美之崇拜、趙振續之契丹族系源流考、張興唐之蒙古源流考、王健民之論陳紹禹、甲凱之王船山之「思聞錄」與其史觀關係、徐先堯之從史學看結構史的形成。聽者踴躍，至暮始分別賦歸。但這批史學界人士的編纂中國史學全書及發揚董狐筆的精神與責任，却又沉重的，加在他們自己的身上了。